

时 间 机 器

[英] 赫·乔·威尔斯 著

沈师光 译

中 国 农 业 机 械 出 版 社

本书是英国著名科幻小说家威尔斯的名著。书中描写一个发明家驾着他所发明的时间机器，向前漫游了几十万年，经历了种种惊险奇遇，最后死里逃生，返回到现实社会。全书一气呵成，构思奇特，扣人心弦。作者以科学推理为基础，从十九世纪末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出发，以丰富的想象预测人类社会的未来，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THE TIME MACHINE

H. G. WELLS

Airmont Publishing Co. Inc.

• • •

时 间 机 器

[英] 赫·乔·威尔斯 著

沈师光 译

•

中国农业机械出版社出版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32开 3²/₁₆印张 66千字

1981年11月北京第一版·1981年11月重庆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册 定价 0.29 元

统一书号：13216·003

原书序言

1895年，《时间机器》单行本在英国问世以后，一家大报《每日纪事》为之喝采赞赏，誉它为“天下奇书”。该报认为其奇就奇在它的独创性和它那令人振奋的、新奇的预示。如果评论者理解故事中时间旅游的发明的话，这个预示便很自然地意味着一个能于今后五十年在世界文坛上获得盛名的作者的初次露面。

你正在看的这本书出版的时候，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只是一个刚离开大学的小伙子。这是他的第一部小说，却证明是一个伟大事业吉祥顺利的开端。因为书中字里行间有着非同寻常的、激动人心的、富于想象的惊险奇遇，它不但具体化了我们所谓的科学幻想小说的要素，而且也具体化了威尔斯作为一个社会评论家和预言家毕生所强调的课题。因为赫·乔·威尔斯就是在这两个领域闻名于世界文坛与思想界的。

作为一个科学幻想小说的作家，人们认为他应该是现代科学幻想小说的鼻祖，与儒勒·凡尔纳^①齐名。但凡尔纳是属于较早期的人物，他的著作常以青少年读者为对象，而威尔斯却是现代英语科幻小说的先驱；凡尔纳的著作可称之为消遣品，并且他所预言的发明都是已经近于现实的事，而威尔斯的著作则更多关系到人类的活动，关系到科学的进步和

① 儒勒·凡尔纳 (1828~1905)，法国小说家。——译注

发明的应用对社会的影响。威尔斯的概念是非同寻常的，比凡尔纳还了不起，因为他的概念不是局限于对实际试验中的设想的预测，而是完全崭新的、富于革命性的概念——大多数是人们没有想到的，也还没有办法进行试验的一些概念，不过它们仍然激起人们的想象力。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凡尔纳。他在描绘潜水艇时，潜水艇实际上已经发明了；他在谈到飞机时，航空学已处于计划和试验阶段；他描绘利用炮弹环绕月球的飞行，这跟当时已有的炮弹除了大小不同之外，没有什么不同。在凡尔纳所写的所有故事中，他所假设的都是他熟悉的社会，所有的事物都没有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变。

在威尔斯的著作中我们所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种情景了。他生活的时代是变化迅猛的十九世纪和动荡不安的二十世纪。威尔斯不仅预见到发明，而且预见到科学会如何冲击社会的体制和人类的生活。

《时间机器》——他的第一部小说，把这些都具体化了。因为在这里面，一个人，一个发明家，发现他能奔向未来而又能回来，他动身于表面上看来是太平无事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向前旅游了成千上万年，去看看人类将来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这是一次惊人和奇迹般的旅行，它向想象力挑战，启发人们对目前社会本身的意义进行思考——因为威尔斯使人们认识到，未来总是我们目前运动着的社会力量的直接产物。他阐明了我们整个世纪的政治和社会争论的非常本质的东西——科学技术是为了消遣呢还是为了进步发展？科学技术应该为全体人类服务呢，还是只为少数人服务？有的人是不是命里注定只能是辛苦的劳动者而不能是收获者，而另一些人却是命里注定只是享受而不必付出劳动去挣得他所

享受的东西？这些问题，在威尔斯的童年和学生时代，就已经是经常讨论的内容了——它们一直是这个世纪有关政治问题的基础，他已经预见到它们的阴影了。

《时间机器》里威尔斯所描绘的不是他所要相信的，但却可能是发生的。他指出，如果……如果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事，那就会是这个样子的。他看到人类要分为两个明显的宗族，最初我们以为可能是富人和穷人之分，直到我们的勇敢探索者发现这两个名词都不适用于实际情况时，才知其不然，因为实际情况证明是更糟。

但是《每日纪事》报所谓的新奇之处倒不一定是指这种推测，在威尔斯把它写在惊人的、激动人心的科学幻想小说里之前，曾经有人也在干巴巴的论文里阐述过这种推测。其所奇者是他利用时间作为一条通道——沿着时间旅游。这才是威尔斯所贡献的真正惊人的、独特的观念。

这是威尔斯作为一个学生时所写的东西。因为《时间机器》只是一整套故事的汇编，而这些故事是他学生时代写了又写的概要。他十二岁时所打算做的事情就是要成为一名作家，在他以后漫长的生命途中他这样做了。

1866年他生于英国肯特郡的布朗利，属于我们所谓的中产阶级，既不富有也不贫困。他在一所私立学校里受到很好的教育，学了各种手艺。在跟一个化学师当学徒时，他继续完成了高中的学业，并为自己为在皇家理学院争得一名奖学金名额，通过艰苦努力终于获得了学位。他在一家谷物商店工作时就试图开始做一名作家。接着他从事新闻工作，给不出名的杂志写文章，最后终于完成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时间机器》这部作品。

他在学生时代就常常为了消遣而写些东西。在高中时写

了一些短篇小说。在大学时，他创办并主编了一份学生文艺杂志《科学界日报》。就是在这份杂志里，他初次发表了时间旅行者的故事，据说是分三期刊登的。之后，他决定将这一故事继续下去。

《时间机器》的第一种版本与现在的差别很大。威尔斯最初给它题名为《宇宙的亚古诺英雄》^①。故事写一个古怪的老科学家摩西·内波吉费博士，他发明了一种机器，取名“宇宙南船座”，能跨越时间界限旅行，把时间作为宇宙的第四维。书内我们从未真正领会的时间旅行就是一开头的那些场面，博士向一个当地的大臣解释他的发明，而同时一群愤怒的当地居民却在袭击他的房子，因为他们认为他是在施行巫术。博士跳上他的机器奔赴遥远的未来以躲过这些无知暴徒的袭击。当他回到邻近的另一个地方时，被打得血淋淋，在再次逃入未来之前，他把他所呆过的地方的大概情形告诉了一个陌生人。但是威尔斯没有费心详述这位博士的遭遇。

威尔斯一次又一次地改写这则故事，不断加上几段，修正他关于如何运转这部机器的想法，改变他对未来究竟是什么样的概念。毕业以后，他以《时间旅游者的故事》为名，在一家伦敦杂志上连载了一组文章，这组文章的内容开始与现在这本书雷同，但又不完全一样。在《新评论》杂志上连载的末了，第二种版本才几乎与第二年出版的完全一样。此书立即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遂即开创了作者的事业。

以后几年，威尔斯又写了一组科学幻想小说，包括如下的杰作：《星际大战》，《隐身人》，《睡眠者醒来的时候》，《摩罗博士的小岛》，还有一些短篇小说集。在这些

① 希腊神话中到海外觅取金羊毛的英雄。——译注

著作里可以找到构成现代科学幻想小说骨架的许多基本概念。

威尔斯觉得概念对人们所起的作用并不那么重要。他认为人才是重要的因素：人类往何处去？他们对宇宙天地会怎么样？宇宙天地对人类又会怎么样？

年岁渐长，他花在批评与政治上的时间远比花在科学幻想小说上为多，他后期的小说是以此为目标的。他发展到深深地相信单一的世界政府和为获得永久性世界和平而建立的一种体制是极其必要的。他一有机会就跟人争论这个问题，用唯心主义的方法影响了许多可能在历史进展方式上徘徊的人。但是社会的进展没有他设想的那么快，而其发展又与他所希望的不尽相同。随着时日的推移，他变得更苛求，更绝望了，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在他最后几本著作里，他几乎放弃了希望。

赫·乔·威尔斯死于1946年，终年八十岁。他留下了大量的文学遗产，他对幻想作品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对自由思想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但是我认为，他最伟大的作品却是他的第一部著作《时间机器》。

如果你从来没有读过《时间机器》，我倒很羡慕你，因为等待着你的是一则消魂夺魄的故事，在长久长久以后这则故事还将在你脑海中回荡，难以忘怀。

你会问，未来真会是这样的吗？这是一种未来的一个幻象，但是总的未来是否就是这样的呢？我们生活在一个关键性的世纪，它最好要慎重决定我们子孙万代会有什么样的遭遇。所以，读者们，这种决定就会看你们的了。

唐纳德·阿·沃勒姆

第一章

时间旅游者（这样称呼他谈起来方便些）在向我们讲解一个深奥的问题。他的灰色眼睛炯炯发亮，经常是苍白的脸涨红了，显得神采奕奕。炉火烧得正旺，银百合花灯中的白炽光柔和地照射在我们玻璃杯里的气泡上，闪烁耀人。我们的椅子，是他特制的，与其说是给我们坐的，还不如说是在拥抱、抚慰着我们。还有饭后那悠哉游哉的气氛使思想摆脱了谨严的拘束而随意奔驰。他是这样给我们讲的——用瘦削的食指点出每一个论点——我们懒洋洋地坐着，叹赏着他对这个谬论的热忱（我们认为是如此）和旺盛的创造力。

“你们一定得仔细听着。对几乎大家普遍同意的一两种概念我要提出一些反对意见。比如，几何，他们在学校里教你们的是建立在错误观点上的。”

“希望我们着手的事情是不是稍为大了一些？”菲尔比说道。他是个满头长着红发、好与人抬杠的人。

“我并不要求你们接受没有合理根据的事。你们马上就会承认我需要你们承认的那一部分。你们当然知道，一条数学上的线，一条没有厚度的线，并不真正存在。他们教过你们这个吗？一个数学上的平面也是如此。这些东西只是抽象的。”

“是这样，”心理学家说道。

“同样道理，如果只有长、宽、厚，也就不能说一个立方体是真正存在的。”

“这我反对，”菲尔比说道，“一个实在的物件当然可以存在。所有真实的东西——”

“许多人是这样想的。但是等一等，一个瞬时即逝的立方体能存在吗？”

“不懂你的话，”菲尔比说道。

“一个立方体不能持续任何一段时间，它能算真正存在吗？”

菲尔比沉思不语了。“很清楚，”时间旅游者继续说，“任何真实的物体必须有四个方面，它必须有长、宽、厚，以及——持久性。但是由于人类生理上的缺陷，这我马上就要向你们解释，我们往往忽视了这一个事实。实际上确实有四维，其中三个我们称它为空间的三个平面，而第四个呢，那就是时间。但是，有一种倾向却是把前面的三维和第四者之间划上一道虚假的界线，因为恰巧从生命的开始到结束，我们的意识是断断续续地沿着第四者的方向移动的。”

“那个，”一个小青年说道，他对着灯使劲想再燃起他的雪茄，“那个……确实是很清楚的。”

“现在，非常奇怪的是，它是这样广泛地被忽视了，”时间旅游者带着一点高兴的神情继续说，“真的，这就是四维的意义，虽然有些人谈起四维时却不知道自已实际指的就是这个。这只是对时间的另一种看法。除了我们的意识是沿着时间移动外，实际上，时间和任何这空间的三维都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有些愚蠢的人却把这个观念搞反了。你们听到他们对这四维怎么说的吗？”

“我没听说过，”省长说道。

“很简单，是这样的。我们的数学家所谓的空间，就是有三维，人们可以叫它长、宽、厚，往往以三个平面来表示，

它们彼此之间形成直角。但是有些富于哲理的人却问为什么偏偏是三维——为什么不是另有一维与其他三者形成直角？——他们甚至还试图创立一种四维几何学。大约一个月前，西蒙·牛科姆教授就向纽约数学学会提出过这个问题。你们知道我们怎样在只有两维的平面上表现一个有三维的立方体，他们认为同样地，利用一个具有三维的模型，也可以表现出一个有四维的东西——只要他们掌握事物的透视规律，懂了吗？”

“我想懂了吧，”省长呐呐地说道，皱起眉头，陷入沉思中，他的嘴唇动着，好象一个人在反复说着神秘的话。“是的，我想我现在懂了，”过了一会儿他忽如茅塞顿开似地说道。

“唉，我告诉你们也没关系，我从事这四维几何学的研究已经有一些时候了。我得出的有些成果是很奇怪的。比如说，这里是一个人八岁时候的画像，另外一张是十五岁时候的，另外一张是十七岁，另外一张是二十三岁，等等。所有这些，显然可以说是一些片断。是他的四维的生命以三维来描绘的片断，这是固定的、不可改变的情况。

“有科学头脑的人，”在适当的停顿以便吸收这些理论以后，时间旅游者又继续说道，“知道得很清楚，时间只是空间的一种。这里是一张很流行的科学图表，一张气象记录。我用手指划的这一条线表明寒暑表的动向。昨天白天这样高，昨天晚上落了下来，今天早晨又上去了，渐渐地升到这儿。水银肯定不是根据一般所认识的空间尺度来勾划这条线的，但是它还是划出了这么一条线。因此，那条线，我们断定它是沿着时间尺度走的。”

“但是，”医生的眼睛紧盯着火中的一块煤，“如果时间

真的只是空间的一个第四维，那为什么人们总把它看作是不同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不能象在其他空间维上移动那样在时间上移动？”

时间旅游者笑了。“你能肯定我们可以随意在空间移动吗？我们可以左右走动，前后当然也够自由的，人们也是这样做的。我承认我们在两维上是能自由活动的。但是上下又怎么样呢？地心吸力在那儿限制了我们。”

“也不尽然，”医生说，“还有气球哩。”

“但是在有气球以前，除非是间歇性的跳跃或地面不平坦，人们是不能随意在垂直方向移动的。”

“不过他们还是可以稍为上下动动的，”医生说。

“容易多了，往下比往上容易多了。”

“可是你在时间里却动弹不得，你没法离开目前这一时刻。”

“我亲爱的先生，这就是你的错误之所在了。这就是全世界都弄错的地方。我们一直在离开目前这一时刻。我们的精神存在是非物质的，并且是没有维的，它是从我们孩提时代起一直以不变的等速沿着时间维走到坟墓，就象如果我们出生在离地面五十英里的高空就得往下降一样。

“但是非常难以解释的在于，”心理学家插话道，“你能够在空间的所有方向来回地走，你却不能在时间上来回地走。”

“这就是我伟大发现的起点。不过你说我们不能在时间上来回地走是错误的。比如说，如果我清楚地记忆起一件事，我就算是回到它发生的时刻：就象你们所说的，我变得精神恍惚。我跳回去了一会儿。当然我们没法呆下去，就象没法比一个野人或一头动物跳离地面六英尺高所停留的时间

再长一些一样。但是在这一方面文明人要比野蛮人有办法。他可以违反地心吸力乘气球上去，那么他为什么不能希望最终有可能沿着时间维停止或加速超越，甚至可以回过头去旧时重游呢？”

“噢，这个，”菲尔比说道，“是——”

“为什么不行？”时间旅游者说。

“这是不合乎情理的，”菲尔比说。

“什么情理？”时间旅游者说。

“你可以硬把黑的说成白的，”菲尔比说，“可是你永远说服不了我。”

“也许不，”时间旅游者说道，“但是你现在开始懂得我研究四维几何的目的了吧。很久以前我曾粗略地设想过一种机器——”

“跨越时间旅游！”那个小青年喊了起来。

“驾驶员可以随心所欲地在空间与时间的任何方向移动。”

菲尔比报之以大笑。

“可是我有实验上的证明，”时间旅游者说。

“这对历史学家会非常有用的，”心理学家启发道，“比如说，一个人可以往回旅游去证实有关黑斯廷斯战役^①公认的记载！”

“你不觉得你太哗众取宠了吗？”医生说，“我们祖先对弄错年代可不怎么会容忍的。”

“那人们就能听到荷马和柏拉图亲口说的难懂的希腊语了。”这是小青年的想法。

① 黑斯廷斯战役就是诺曼第人于1066年征服英国的一场决定性战役。

——译注

“那样的话，他们一定会给你的成绩判不及格。德国学者已经把希腊文作了很多改进了。”

“就算有未来吧，”小青年说道，“想想吧！这样，一个人就可以把他所有的钱拿去投资，让它放在那儿生利息，然后赶快往前跑。”

“去发现一个社会，”我说道，“一个建立在严格的共产主义基础上的社会。”

“狂热、放肆的种种学说之尤！”心理学家开始说。

“是的，在我看来也是如此，所以我从来不谈它，一直到——”

“实验证明！”我喊道，“你要证明它？”

“实验！”菲尔比叫了起来，他开始感到脑子发胀。

“说什么也得让我们看看你的实验，”心理学家说道，“尽管这都是胡说八道，你心中有数。”

时间旅游者冲着大家笑笑。然后，把他的手深深插在裤袋里，慢慢走出房门，我们听到他的便鞋在通向实验室的走廊里劈劈啪啪地响着。

心理学家瞧着我们。“我猜不出他搞的什么鬼？”

“要点花招呗，”医生说。菲尔比正想告诉我们他在伯斯勒姆看到过的一个念咒的人，他还没有开头，时间旅游者就回来了，菲尔比的故事也只好告吹。

时间旅游者手中拿着一个闪闪发亮的金属架子，比一只小钟大不了多少，制作得非常精致，内有象牙和一些透明的物质。现在我必须把情况说清楚，因为接下去的事情——除非人们同意他的解释——是一件极不可思议的事。他把散在房间四处的八角形桌子搬了一张到火炉边，桌子的两只腿搁在炉前地毯上。他把那个机械装置放在这张桌子上，然后拉

过一把椅子坐下来。桌子上唯一的另外一件东西就是带罩的小灯，它的亮光正好射在模型上。屋内四处大概还有十来支蜡烛，两支插在壁炉架上的铜烛台上，还有几支插在墙壁的烛台上，所以房间还是挺亮的。我是坐在一张最靠近火炉的矮扶手椅上，我把它往前拉一拉，让自己的位置几乎处在时间旅游者和壁炉之间。菲尔比坐在他后面，从他背后张望着。医生和省长从右边看着他，心理学家则从左面盯着看。小青年站在心理学家后面。我们都全神贯注地等着。我简直不信会有什么花招魔法，哪怕是设计得多么精致，制作得多么灵巧，而能在这种情况下向我们卖弄。

时间旅游者看看我们，又看看那机械装置。

“怎么样？”心理学家说道。

“这个小玩意儿，”时间旅游者说，他的胳膊肘撑在桌上，两只手一起按在仪器上，“只是一个模型。我的计划是乘这么一架机器穿过时间去旅游。你们会注意到，它看上去非常歪斜，这根棒的周围闪闪发亮得有点古怪，好象是假的。”他用手指头指指这部分。“还有，这儿是一根白色的小杠杆，这儿还有一根。”

医生从椅子上站起来凝视着这东西。“做得真漂亮，”他说。

“足足花了两年的时间哩，”时间旅游者顶回他一句。接着，当我们大家都象医生一样站起来看的时候，他说，“现在我要你们彻底懂得这根杠杆，只要一按它，它就会带着这架机器滑向未来，而另外那根是回动杆。这个鞍子是代表时间旅游者的座位。现在我要按这根杠杆了，这架机器就会冲出去。它就会在未来的时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好好看着这玩意儿。也看看这桌子，满意了吧，没有什么花招。我不愿

意浪费了这架模型，然后再让人说我是走江湖的。”

大概停顿了一分钟没人作声。心理学家好象要跟我说话，但是又改变了主意。接着时间旅游者把手指头伸向杠杆。“不，”他突然说道，“让我借用你的手，”他转向心理学家，他把这个人的手握在自己手里叫他伸出食指来。这么一来是让心理学家本人亲自把这架时间机器模型送向漫无止境的旅游了。我们全都看到杠杆的转动。我可以绝对肯定没有什么花招。有一股风吹得灯焰都跳动起来。壁炉架上的一支蜡烛给吹灭了，小机器突然打着转转，逐渐模糊不清，大约有一秒钟光景只看见微微发亮的黄铜和象牙的旋涡；它走了——消失不见了！桌子上除了那盏灯以外，什么也没有了。

所有的人有好一会都没吭声。然后菲尔比咒了一声他见鬼了。

心理学家从目瞪口呆中恢复过来，突然瞧瞧桌子底下。看他这样，时间旅游者高兴地大笑起来。“怎么样？”他用心理学家刚才的语调说道。然后站了起来走向壁炉去取烟叶罐，背向着我们开始装他的烟斗。

我们彼此瞳目相视。“喂，”医生说道，“你真的一本正经当真啦？你真的相信那架机器已经游到时间里去吗？”

“当然，”时间旅游者说。他弯下身来从火炉中点燃一支纸捻，然后转过身来，一边点他的烟斗，一边盯着心理学家的脸看（心理学家为要表明自己并没有失常，就自己拿了一支雪茄，谁知道却去点没有咬掉的头）。“更重要的是，那儿我还有一部大的机器差不多要完工了。”——他指指实验室——“它们安装好以后，我想自己乘着它去旅游一番。”

“你意思是说那部机器已经游到未来去了，”菲尔比说。

“是到未来还是到过去——我还不能肯定究竟到哪一方。”

歇了一会儿，心理学家的灵感来了，“如果它确是到了什么地方，那一定是到了过去，”他说。

“为什么？”时间旅游者问。

“因为我敢说它不在空间游动。如果它游到未来去，它就应该还在这儿，因为它必须穿过现在这个时刻才能游出去。”

“可是，”我说，“如果它游到过去，那么我们一进屋的时候就应该看到它；上个星期四我们在这儿的，上上星期四我们也在这儿，依此类推！”

“有力的驳斥，”省长面向时间旅游者貌似公正地评论说。

“一点也不，”时间旅游者说，然后向着心理学家：“你想想，你能够解释。这是所谓低于反应点的表象，你知道，就是你们所谓的冲淡了的表象。”

“当然，”心理学家说，并且再向我们肯定，“那只是心理学上的一个简单论点。我应该想到这个的。它很简单，并且对于顺利解决目前这个疑难有用。我们看不见，也没法欣赏这部机器，就象我们看不见在转动中的轮幅，或者在空中疾飞的子弹一样。如果它穿过时间游动要比我们快五十倍或一百倍，如果它走了一分钟，而我们才走了一秒钟，它所创造的印象当然就只等于没有在时间中游动的五十分之一或一百分之一。这是很清楚的。”他把手掠过原先放那机器的地方。“懂了吗？”他笑着说。

我们坐在那儿凝视着空桌子一两分钟之后，时间旅游者才问我们对于这一切是怎么想的。

“今天晚上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医生说，“不过等着瞧明天的吧。等着早上神智清醒时再瞧吧。”

“你们愿不愿意看看时间机器本身？”时间旅游者说。于是他手拿着灯带领大家从那又长又通风的走廊向他的实验室走去。我清楚记得：当时那闪烁的灯光、他那古怪的宽大脑袋的黑色轮廓、乱舞的群影以及我们如何困惑而又满腹疑团地跟着他走，如何在实验室看到就在我们眼皮底下瞅着它不见了的小机器的大一号的翻版。有的零件是镍的，有的零件是象牙的，有的零件是用水晶石锉成或锯成的。这玩意儿一般说来已经完成了，不过弯弯曲曲的水晶棒还躺在板凳上的几张图纸旁没有弄好，我拿起一根来仔细看看，它好像是石英做的。

“喂，”医生说，“你真是十足严肃认真地干呢，还是卖弄花招——就象上一个圣诞节你给我们看的那个鬼一样？”

“依靠那架机器，”时间旅游者把灯举得高高地说道，“我企图探索时间。清楚了吗？我这辈子也没有这么认真过。”

我们谁也说不上对他这句话该怎么领会。

我看到菲尔比从医生背后投来的眼光，他一本正经地向我眨眨眼。